

民大是一棵树

——写在校庆70周年之际

□黄佩华(壮族)

相思湖畔 云起 摄

当时以中文系81级同学为核心的朝花文学社,之后,又和杨长勋、黄神彪等同学成立了民院文学协会(相思湖文学社前身),并担任副主席。那时候,民院简直就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这里不仅有一批热爱文学创作的师生,更有一个偌大的图书馆,藏书达六、七十万册。算上读政治班的第一年,我在民院的三年时间里,得以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前苏联、欧美和亚洲以及中国的大量文学作品。可以说,我的文学储备正是在这个时段完成的。在此期间,我开始在地区和省级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作品,并在一次全国性征文大赛中拿了一等奖。当然,除了文学之外,那时候民院的师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比如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写作的何以刚、梁锺麒、覃盛发教授,政治的徐方治、冯森教授,历史的朱哲方教授,马哲学的黄鸣教授,党史的陆炬烈、覃作宁教授,民族学的陈裔、顾有识教授,自然科学的万辅彬教授等,年代久远恕不能一一列举。这些学识渊博的老师们,给了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营养。

这些年来,当我头顶一名文学创作者的帽子游走在文坛上时,我总是以自己是一名来自相思湖的学子为荣,总是以自己是一名相思湖作家群成员而自豪。文学不仅滋养了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的人生,一个学政治专业的人始终和文学不离不弃。由于有了在民院学习深造几年的积累,我的40年业余文学创作之路一直走得比较顺利。至今已创作文学作品逾300万字,出版文学著作12部,曾获广西独秀文学奖,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壮族文学奖,获第三、第四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山花奖,获第四届、第五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文艺创作铜鼓奖,获全国第四届、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曾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出访美国,长篇小说《生生长流》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有作品被译成泰、柬埔寨、俄罗斯、越南语出版。

更让我感激的是,2008年春天,当我向母校领导提出想回到母校工作的意愿,好好报答当年母校的养育之恩时,母校并不嫌弃我才疏学浅,再一次向我张开了双臂,我和东西、凡一平一起成为驻校作家。这样,我这只倦鸟又飞回到母校这棵大树之上。鸟择良木而栖,我又回来了。经过七十年的洗礼,广西民族大学这棵大树愈加根深叶茂,愈加生机勃勃。

祝愿我的母校蒸蒸日上,明天会更好。

(作家简介:黄佩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民族大学原驻校作家,文学创作一级。广西民族报签约作家。)

生产者,但是老天爷仍然对我的努力和拼搏视而不见。

恢复高考第一年,由于消息传到山里头太晚,我来不及准备,只得弃考。眼看在工厂附近村子插队的南宁知青一个个考进了各类学校,我心里真不是滋味。第二年,在广西大学读化工机械专业的兄长给我寄了一本薄薄的复习资料,我开始边上班边复习。由于之前我只念过初中,底子薄不说,而且还对数理化 and 英语具有天生的排斥,加之没人辅导,复习的效果可想而知。更令我无语的是,眼看只有半个月就要高考了,厂领导还安排我出了一趟远差,到南宁采购急需的机械设备。一个来回六、七天,复习时间所剩无几了。当我怀着希望走进庄严的考场以后,我就进入了焦躁而漫长的等待。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我的第一次高考只考了206分,几乎是名落孙山了。有人告诉我,这个分数可以尝试报大专类的院校,而我却固执地填报广西民院的中文系和政治系。回想当年幼稚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但显然那也是我对广西民院的一种挚诚之爱。

有人说,机会一定会眷顾那些执著的人,而我肯定也是在那些幸运的人之列。1983年,国家恢复成人高考,民院也将创办党政干部大学专科班,以此培养急需的干部人才。得到消息时,我正在干训部政治班学习,那个从未泯灭的梦想又在心中发酵了。那一年,我们那个山区小县只分配到了两个可怜的成人大学名额,一个是自治区党校,另一个便是民院,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民院。但是,民院的一个名额不只是我一个人报考,学校给的考试名额是四个人,我只是其中之一。而令我无法松懈的是,另外三个竞争对手实力都不弱,都是高中毕业,也是县直单位的科局级干部。也许是我的准备较为充分,又或许是我对民院的热爱感动了上天,这一次我没有让机会旁落。这一年9月,我成为广西民族大学一名全日制学生,终于实现了我多年的梦想。

在这个花香四溢树木葱茏的校园里,我放松心情放开姿态,贪婪地呼吸着自由而清新的空气。这时候在我的眼中,民院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让我这只渴望得到哺育和呵护的鸟儿在此修学养息。然而,和其他成人大学生们相比,我不只是一只饥饿的鸟,同时也是一只不安分的鸟。由于对文学执着的偏爱,进入民院后我就和一些热爱文学的师生交上了朋友,加入了

相思湖情思 (外一首)

□江恨雨(壮族)

在湖边踟躇好久了
依然等不见你来
我只得轻叹一声
对着渐渐暗淡的夕光
把捂在手心里的那枚枯叶蝶
轻轻抛向半空
放生了

但它,明显不忍就此离去
在我头顶绕了两圈后
又翕张薄翅
翩然飞落我的肩头

蝶呀,赠你一笼月光
你会制造几座小城堡
来收留昨夜被雨打残的柳丝
或者,给你一方海的遗址
你会在哪个荒岛上
种下玉化万年的风刀
我猜,最美丽的结局
是你用温柔的触须,掘出
珊瑚留给大海的
最后一句梦呓

亲爱的,你再不来
我就把这半湖星光
转送给花间萤火了

相思桥写意

学某朵野花的样子
在黄昏来临之前
我久久地,伫立桥边

风,从对岸
掀起她的百褶裙摆
施展凌波微步
款款飘向
孤单单的湖心亭

我闭上眼睛
看见风飞扬的长发
拂过湖面的波光之后
又轻轻地
在我脸上
轻柔扫过
那份无法形容的氤氲之息啊
一如你最初,于桥面
插入我心口的
那把销魂蚀骨刀

我知道,这辈子
我已经无法找到
根治相思的解药了
你,在与不在,来与不来
风,最终,都会
孤寂地回到彼岸
遁入虚构的
无尽空白之中

又是一年六月六

□唐毓评(瑶族)

在桂西北,农村的节日颇有数字“回文”的意味,比如一月一,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十月十。我的老家是这样的。

农历六月六在我的家乡也叫儿童节。除了和其他的节日一样,杀鸡宰鸭,供奉天地、祭祀先祖之外,还有一项特殊的活动,孩子们往往第二天早上才会知晓。

在农村,河边、池塘边是小孩的娱乐场,意外时有发生。节后天一亮,早起的人会发现,这两个地方会有一根根细线连到小孩之家,甚至绑到小孩的床头。

在我的记忆里,这种活动大都是天黑以后才开始进行。晚饭过后,我的母亲便找来线团、火柴、煤油灯、衣服和鞋子等放进提篮里。火柴一般就是三根,煤油灯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照明工具。煮熟的鸡蛋放在一个小碟子里,一张祭祀烧度专用的白纸,三层折叠后又用它卷三支香斜放于提篮边。备齐这些东西后,母亲便出门眺望要去的地方是否已经有人。据说这个活动需单独行动,祈愿才会更灵验。

老家的盛夏,绿禾覆田,碧水满池,阳光强晒。夜晚,避暑一天的虫儿、蛙们开始出来发声。促织叫声悠长而又警惕,传说它就是小孩的幽灵。公蛙肆无忌惮地呱呱咽,母蛙张嘴就嘎嘎嘎,萤火虫舍命似地给它们助兴,绿光扰扰。村庄漆黑笼罩,星星貌似打盹。此时疯玩一天的小孩,在河边搓了身洗了脚,然后早早睡去。

大人们秘密活动之后的祭祀品是第二天才能食用,而且要求孩子非吃不可。我小时候吃鸡蛋容易肚胀,打饱嗝有酸气,非常难受,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吃鸡蛋,

但是母亲说这祭祀过的“招魂蛋”是良药,她宁可暂停手中的活也要来监督我,一定要把那些鸡蛋吃完。

记得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邻居家奶奶的孙子天到河边戏水后,食欲不好,半夜哭闹,黑瘦又寡言,就像丢了魂似的。经验告诉她,莫不是被惊吓到了,她断定孙子是跳水时被呛出魂了。于是,太阳一落山,她便带好祭祀品来到河边码头,双手捧出放蛋的碟子,拧高灯芯几近冒烟,系上线、烧好香便稳稳插入土里。等香灰初落,奶奶便开始一边烧纸钱,一边念叨:“孙啊孙,魂在外就回,魂落水就归,会去又知回,魂常醒不飞……”

当然,她是用壮话念叨,声音略高,既好听又押韵,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随后,奶奶还拎着提篮在火上往怀里揽了又揽,再把灯按稳在篮底,左手提篮,右手握线团,弓着背,头也不回往家的方向走去。细线从她的指缝流出,该拐就拐,该直就直地连接到她家。

说来也奇怪,吃完了这个“招魂蛋”,加上奶奶的精心照顾,孙子第二天便又恢复了活蹦乱跳。

许多年以后我跳出农门在外谋生,母亲过来帮我带儿子。老家的节日她从不含糊,春节和端午节都要包粽子。每到农历六月六,她准备好东西,等到邻居都出门散步了,她便端一碗水,点一根蜡烛,匆忙地完成心中不变的仪式。过后我打趣地跟她说,妈你这也算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哦。母亲微微一笑说,水如一面镜,能照见人影,人若丢了影,就会常生病,小孩子的事情嘛,祈求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